

WARSHIP

舰 走天涯

曾涛◎著



新华出版社

WARSHIP

仗舰走天涯

曾涛◎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仗舰走天涯 / 曾涛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66-3384-7

I. ①仗… II. ①曾…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0821号

仗舰走天涯

作 者: 曾 涛

选题策划: 许 新

责任编辑: 张永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校对: 刘保利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李尘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2.5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384-7

定 价: 6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第一章 | 奔赴星辰大海

01

- 又是一场别离 // 002
第一次海上补给 // 006
奔跑在飞行甲板 // 011
最美的航拍照片 // 015



第二章 | 开启亚丁湾之旅

02

- 交接护航任务 // 026
忠孝难两全 // 030
来自祖国渔船的问候 // 036
转战千岛湖舰 // 040
初登“远春湖”号 // 044
为“远春湖”号保驾护航 // 049
亚丁湾绽放格桑花 // 054
翟墨与护航官兵的亚丁湾情缘 // 058
“蓝色盾牌”愈发闪亮 // 068
“亚丁湾好声音” // 073
亚丁湾的小海豚 // 078
军人的样子 // 083





第三章 | 印度洋里看亚非

03

冲出亚丁湾，拥抱全世界 // 092

阿曼初印象之萨拉莱 // 096

初到吉布提 // 105

别了，吉布提 // 114

“印”象 // 121

告别马斯喀特 // 129

似火的苏丹，似火的人群 // 138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苏丹 // 144

新苏伊士运河首次迎来中国海军 // 153

行埃及记 // 158



第四章 | 行走在欧罗巴

04

探寻童话王国丹麦 // 170

芬兰，低调而奋进 // 180

古老而年轻的斯德哥尔摩 // 189

历史沉淀中的波兰 // 197

中国海军舰艇首次通过基尔运河 // 207

在里斯本回忆大航海时代 // 211



第五章 | 登陆亚美利加

05

与美国海军“交锋” // 224

哈瓦那城风情浓 // 234

夜奔巴拿马 // 244

匆匆一瞥墨西哥 // 249





第六章 | 环太平洋之旅

06

- 邂逅和平方舟 // 260
- 夏威夷, Aloha! // 266
- 从西北半球到东南半球 // 280
- 2015年的最后一个夜晚 // 285
- 布里斯班不一般 // 288
- 揭开东帝汶的神秘面纱 // 299
- 关于印尼的记忆碎片 // 308

第七章 | 海风中的思绪

07

- 母亲节后记 // 316
- 二十七岁 // 320
- 流水的时间 // 326
- 回家的企盼 // 329
- 一封写给爷爷的信 // 333
- 外婆, 今生欠您一张合照 // 337
- 再定义幸福 // 341
- 东八区! // 346
- 饥渴的航海人 // 348





会飞的军舰

人不会飞，因为没有翅膀。但人的思想和感情会飞，因为有文字作为翅膀。

军舰不会飞，因为没有翅膀。但思想情感丰富的人乘坐之后，它就会飞了。不仅能飞越天空和海洋，还能飞入人们的头脑和心房。不仅能当下起飞，还能够永远飞翔。因为文字做了思想和情感的翅膀；思想和情感又成为了文字的翅膀。

2011年夏天，我初识曾涛。他是南澳岛一个团级单位的陆军中尉。除了钢枪和笔，陪伴他的是一条500米长的水泥路，一块只有两尺长却号称“飞行甲板”的运动滑板。他那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飞出南澳岛。那时我对他的印象是：一块好料，但羽翼未丰。

2017年，也是夏天。曾涛发给我他历经309天漂泊，完成5.23万海里航行，游历了16个国家18个城市的环球航行，千辛万苦地拍摄、记录下来，又经过两年时间沉淀、梳理出来的书稿《仗舰走天涯》，请我为他写个序。我欣喜地翻阅、品味之后，对他的评价是：一条汉子，翅膀硬了，可以放飞了。

因为他的这本书，让他所乘坐的济南舰以及参与此次海军环球航行编队的所有军舰，都灵动了，会飞了。



站立点

2009年，曾涛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原广州军区驻守汕头南澳岛某部任一名中尉排长。

虽然大海近在咫尺，但他只能像绝大多数陆军官兵一样，围着单位的办公楼跑五公里。

某种意义上，那段“五百米的水泥路”围起来的，就是他的世界。

后来，他跑到北京的阜外大街，跑到南京的玄武湖，跑到舟山的昌洲大道，一直跑上了济南舰的飞行甲板，开始了拥抱地球的远航。

站立点不同，风景便不同，心境亦不同。

于北京，他忆起的是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于南京，他不忘的是挂在湖里的月亮、你依我依的情侣；于舟山，他念念换了好几种跑步姿势，穿了好几双跑鞋；而在济南舰上，他感慨的却是“一圈又一圈，时光你跟我走又何妨”。

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延展了他思想的空间吗？我想，是的。

以站立处为圆心，以眼界为半径，或平面成圆，或立体为球，便是一个人的世界。前者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成就人，也限制人；后者由前者发生，却常常超越前者，吸引人，也折磨人。

两者变动不息、激荡不止，于是衍生出芸芸众生相。

作者现在站在哪里、看向何处，我说不上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故地重游，他当下看到的风景，与书中所呈现的，应当大有不同了。

取舍

作者不仅写文章，还搞摄影。书中那些精美的照片，全部都是他的手笔。

当然，全媒体时代的记者，能写会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也不是我接下来要讲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我想说的是，不管写作，还是拍照，其实都只是“只取一瓢饮”的选



择艺术。“取”“舍”之间，见技术，更见眼界。

环球访问的第一站，是苏丹，一个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遥远国度。

像执行护航任务时到访其他国度一样，作者以尽可能详尽的笔触，不厌其烦地记录着目力所及、听力所闻的一切：在垃圾堆旁带孩子的妇女、街边的咖啡摊、树苗培植厂里的小伙子、骑三轮车的大叔等等。

有趣的是，一些人留下了照片，而有的人只见于文字。原因在哪儿呢？作者写道：“苏丹人喜欢把他们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外人面前，让别人看到他们开心快乐的生活状态，但是不喜欢别人记录下他们比较脏乱的形象和在土地里、工地上工作的场景。”

得到尊重和吃饱饭一样重要，这看似作者“碰壁”后的总结，何尝不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结果。于是，文字、光影都褪去刻板的偏见，变得温暖起来，熠熠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文末，作者为苏丹热切地呼喊：如果你愿意，请来这里，来感受他们的热情开朗，感受他们的善良淳朴。如果你愿意，请来这里，他们的未来或许很需要你……

读到这里，那些未能拍进镜头的“遗憾”变得不重要了。毕竟，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一颗充满善意、愿意理解的心呢？

尺 度

一滴水如何不竭？

哲学的、宗教的……各家之言，不一而足。但究其里，却不难发现，人们多是以“他者”视角出发作出判断，却鲜有人把自己摆到那“一滴水”的“我者”体验上：若我是“一滴水”，当如何？

无疑，如果能把自己放到更宏阔的时空去审视，这滴水当不会为枯竭而作杞人虑。

荣与枯、兴与衰、生与死，都是时间的杰作，不必抗拒，用心体验即可。

令人惊喜的是，作者笔下常有这种看透后的悲悯流出，那是从人类历史的尺度出发而作出的关照。

在新苏伊士运河，他想到了欧洲殖民者，想到了黑人奴隶，想到了由运河引发的战争，想到了更多晦暗血腥但不能忘却的历史；

在埃及，他既感受到金字塔的雄伟，也体察到开罗的脏乱，有人说着是古老与现代的矛盾，他却并不愿苟同，依然对古老的文明充满信心；

在罗卡角，他站在五六个世纪前葡萄牙人曾经站立的峭壁，体验着他们的恐惧，也想象着他们的好奇；

在赫尔辛基，芬兰人争取独立自由的光辉历史、通信巨头诺基亚衰落的无奈当下，他同时着墨晕染，不亢奋，不失落，娓娓之中充满阳光；

……

记录，又不仅仅是记录。其间微妙之处，与“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彻悟异曲同工。

界限

就在我写下这篇序文的前一天，作者又出发了——跟随辽宁舰航母编队，执行跨区机动训练任务。

想来，他应该不会错过在航母甲板上跑步的机会吧。只是不知，此番他会有怎样的观察和感想。

从济南舰到辽宁舰，看得见的是更大的军舰、更浩荡的编队，看不见的则是更丰富的触感、更灵动的闪念。有形的界、无形的边，有可能束缚他，也有可能激发他，就像当初那条水泥路、那方飞行甲板一样。

能够超越自己，才能飞越世界。我相信并且祝愿今年未满30岁的曾涛，还会有更大的超越，更美的飞越。

刘声东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01

第一章 奔赴星辰大海



又是一场别离

2015年4月3日这一天，从一大清早，就有一拨拨人赶赴浙江舟山某军港。有海军的领导和战士们，有牵着孩童的军嫂，还有步履蹒跚衣着朴素的老人家。

等到上午10时，人群的数量达到峰值。如果再晚，他们恐怕就赶不上为中国海军第二十批护航编队送行了。当然，应该没人会迟到，特别是妻子和孩子们。

程序化的仪式顺顺当当。红色横幅下的领导们肃然站立，动员讲话也是慷慨激昂。几百号非任务官兵在济南舰、益阳舰和千岛湖舰前一字排开。我一直在拍照，却忘了把镜头对准他们的脸庞，以致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找不到一张他们的特写。

没有特写也不遗憾。当镜头从他们背后架起，对准前方舰艇上挥手的海军战士们，拍出一张张构图完美的照片时，他们已经充分发挥了“背景”的作用和价值。

没有特写也不难想象。他们的脸，是一张张呼吸的脸，一张张或沉默着、或嬉笑着、或走神的脸。有人会问，为什么没有一种是符合这个场景的脸。合场的脸是什么？或许他们要的是一张流满泪水的脸吧。

答案中的脸，在电影中经常出现；而在这个码头，非常遗憾，它就是



编队官兵挥手道别

没有出现。其实呢，合场的脸和战士们的别离情，都被他们藏在了心里。今日一别，就是10个月。10个月之后，有战友会退伍转业，有战友会调动上学，那重逢的日子还真是不知几时。念及此由，陡生悲凉之情。我倒是可以肯定，一脸嬉笑表情的，必定此情最浓。大庭广众之下，堂堂七尺男儿，怎么能让人看出离愁别绪？！于是，他们选择了和一旁的战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嬉笑着，我们把这种技能叫作伪装。

该喝的送行酒，在某个宿舍就着几包瓜子花生和泡椒凤爪早已喝过；要叮嘱的事，在喝酒前喝酒时喝酒后也早唠叨了无数遍。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一走，“前戏”准备了好久，可到关键时刻，竟然会哭不出来！没有高潮的性爱是不完美的，没有眼泪的送行是不成功的，持此观点的人应该大有人在。可我们的海军战士们不答应了，至少第二个观点他们是不答应应的。



送别人群

在中国海军的字典里，“护航”这个词已经存在了6年多，而“别离”这个词在海军战士的字典里，却远远不止6年。他们习惯了别离，更习惯了出海任务。面对别离，他们不再伤怀；面对任务，他们却依然能心潮澎湃。闯荡远洋，在那片深蓝里划出属于自己的航迹，是每名海军战士的夙愿。

前几日，一位有着11年军龄的上士驾驶员告诉我，他开着车送了多少出海的战友去码头，又从码头接了多少归来的兄弟回营区，可自己一次海都没出过。当他说这句话时，我在他的微笑里读出了一丝不甘。如果这位战友在送行的队伍中，那他应该是一张艳羡的脸。

这一张张脸，是你我都曾有过的变迁。

远离家乡，告别父母，一脸忧伤，内心装的是对温馨生活的难舍；大学毕业，拥抱同窗，泪水流过脸庞，内心装的是对未来的迷茫；机场月台，目送爱人离开，视线迟迟拉不回来，内心装的是对下一次甜蜜的

期待。

时间慢慢流逝，我们慢慢长大。离家的次数越来越多，见同学的次数越来越少，与爱人之间的甜蜜越来越难体会。我们不再像从前，会一脸忧伤，忍不住眼泪，因为我们的内心裹上了一层厚厚的茧。

你看送别的亲人中，军嫂们也没有怅然若失。她们或抱着孩子，让孩子向爸爸挥舞小红旗；或打着电话，用无线电波代替她们的秋波；或举起相机，为英武的战舰和丈夫留下影像。

汽笛声响起，护航编队缓缓驶离码头。大人们脸依然没有变化，人群中发出的哭声，是几个小女孩在呼唤“爸爸”。小朋友们，等你们长大一些，你们就不会哭了。

其实，小朋友们哭，是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要失去爸爸一样。家属们不哭，战士们嬉笑，是因为他们知道，舰上的人会一直平平安安；他们已经在憧憬，10个月之后，依然是这个码头，一张张微笑的脸。



2015年4月3日深夜 东海某海域

第一次海上补给

4月11日，编队驶出南海，到达新加坡海峡。天刚擦亮，不少官兵就来到舱外，希望一睹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风采。

军舰不紧不慢，一直保持着10节的速度，到达樟宜时，已近中午。太阳很毒，海风都是热的。然而舰上要求大家穿迷彩服戴迷彩帽，还要穿上作战靴，中国海军的形象嘛，是要注意的。我腿上的毛孔在紧扎的腰带和塞进作战靴的裤脚之间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一滴滴汗珠沿着腿毛顺流而下，痒痒的。偶尔一阵风吹过，裤管随之飘扬，两腿及两腿之间，一阵清凉。

大家争相在甲板拍照留影，各种长枪短炮，很是吓人。其实景深一小，背景一虚，什么都看不清，除了大大的一张脸；太阳又在头顶，戴着的帽子使得整张大大的脸还是一张以鼻子为分界上阴下阳的脸。远处的樟宜笼罩在一片乌云下，让人看得并不真切。忽然想起，他们的国父李光耀刚刚撒手人寰，他们心中的阴影估计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散去。

一个女声随海风灌入大家的耳朵：“哎呀，我看到空中花园了！”循声望去，是演出队的那个小姑娘，专业唱歌的嗓门就是大！她正趴在方位仪上，把着望远镜瞅着远处。“上边有个游泳池，还有人在游泳呢。”几个拿着长焦镜头的小伙儿赶紧端起大炮：“哪儿呢？哪儿呢？怎么没看



益阳舰正在并靠千岛湖舰



三舰并靠，进行物资补给

